

大樓管理員

0 楔子 2019/9/21

鞋尖磨損卻又擦得晶亮的黑皮鞋在大理石地板上敲著。

叩叩叩、叩、叩。

他往外走，心想就是今天了吧，如果記的沒錯的話。地面還是濕的，映著扭曲的路燈，還有他很喜歡，很重很重的那種，下雨天的味道。

之後要去哪裡呢？一個月後就得面對這個問題。他還記得十年前從七樓樓梯間一步一步走下來，篤定地抓起桌上的領帶。隔天，一如往常，現在在他後方的這扇門開開關關，但也沒人注意到，他始終沒出去過，也沒有必要出去，他想，這裡注定就是他這種人的起點和一切的終點。

右手的時針才剛碰到分針，劃破夜空的墜落尖叫，數秒後悶悶的停止。

一個女人在莫約三公尺處，右手摀著臉，手腕軟軟的下垂，左腳膝蓋往外彎，角度很不正常。他往前走，皺了皺眉，他不記得的是，那天晚上，她的洋裝是這麼艷麗，他送她的那串手環還緊握在她手裡。他彎下腰去，把她搬到七樓樓梯間，鎖好門。他摸摸禿頭，感嘆一下歲月的流逝。

地面還是濕的，僅有的幾滴血跡如回憶般被雨水沖走。

1 六十是個好數字 2019/9/22 21:03

男孩在九點帶著滿身濕淋淋的樹枝走回家，感覺不太對。他實在不應該因為一把吉他和那首歌就離家出走的，但那真的讓人很生氣，把絃弄斷又不是他的錯，就算吵醒外婆，也沒有必要叫他乾脆把所有的絃都弄斷吧。

但感覺不太對也不是罪惡感，罪惡感是在考試作弊卻沒被發現的時候才會出現的。但這種感覺沒有辦法形容，他無法把它套用到任何一段人生當中。電梯從六樓直接跳到八樓，他住的這棟樓很奇怪，七樓只有樓梯間，沒有門。

家門鎖著，燈是暗的，九點……也不算太早？但重點是，離家出走當然不會帶鑰匙啊，於是他又回到一樓，跟管理員借鑰匙。

大樓管理員禿頭，左右手各戴一隻手錶，右手的時間比左手快一個小時，整棟大樓的人都沒有對此發表過任何意見，畢竟現任管理員還有其他更奇怪的行徑。

電梯門一打開，管理員就站起來，拿著鑰匙走過來了。

大理石地板上迴盪著，叩叩叩、叩、叩。

「呃，」這下真的有點尷尬，全大樓都看到他昨天擦著眼淚衝出去了？

「你的鑰匙，還有，」管理員清了清喉嚨。男孩本來以為管理員不會說話，現在卻發現他的聲音驚人的好聽。「我很遺憾。」管理員指向身後的小電視，有點不自在的抓抓禿頭，垂下眼。

只是幾張小小的照片，快速閃過，主播接著又繼續和民眾討論核武的問題。

白色轎車，玻璃窗碎裂半掛在防波堤外，黑色天空、黑色海，依稀可以聞到很重很重的，下雨的味道。兩張腫脹的臉和一張破碎的。外婆醒來後，就吵著要看海。螢幕右下角小小的標示著時間。十分鐘前的事情。

不會吧。

他本來也應該在那裏的，在那裏不管是陪著他們或阻止一切的發生。

他竟然掉下眼淚。

「喔，別哭。我也是過來人，哭沒有幫助。」管理員小聲安慰。

「你也是過來人？哇，」男孩冷笑，很氣自己。

「事實上，你會發現，咳咳。」管理員皺眉，「不過還是先講這個吧。你得回去阻止他們，千萬別陪著他們。」

「回去？都來不及了，回去？回去哪裡？回家嗎？拜託，別跟我來傳教士那套，『回到你的心靈找到最深的救贖。』才怪！」他跺腳，轉身要走。

「別傻了，你我心裏都不可能有救贖，你那小小的家當然也不可能有。我指的是回到過去。喔，別拒絕，你必須要回到過去。」管理員把鑰匙遞給男孩。

他低下頭，盯著管理員的手錶。

右手的時間比左手快一個小時。

管理員微笑，「這個啊。六十是個好數字，你不覺得嗎？」

他嘆了口氣，「是啊。介於及格和不及格之間的完美平衡。」

管理員意味深長地搖了搖手。「不，孩子，我的意思是，你必須回到過去，穿過七樓，回到一小時前。永遠都是一小時前。阻止那件事，還有，你知道的，你的吉他。」

什麼？

他忍住想捏自己大腿確定自己清醒程度的衝動。

這絕對不會是他想的那樣。

他實在覺得科幻小說的情節很麻煩，他要確保自己不會剛好就要被捲進一個。古典小說多棒，建構在現實中，還「具備不受時間影響的文學性」。他開始扯開話題，暗自盼望這只是一個孤單老人的胡言亂語。

「那是昨天的事情。還有我以為不蓋七樓是因為七不吉利。」

「嗯，管它的。七的事情是你外婆跟你說的吧？」

「她很認真，我當時也很認真。」

「總之別改變太多事情，平行宇宙會糾結在一塊，很討厭。時候到了，你自然得把她推下去，別想太多。你可以送她手環，跟我一樣，讓她開心點。」

「她？」

「絕對不是外婆。你到底要不要走？」

他閉上眼睛。黑色的海、白色的轎車。

「好吧。」

管理員解下手錶，從口袋裡掏出一個過大的生鏽鐵鑰匙，放到他掌心，拍拍他的肩。他很驚訝自己沒有躲開。

於是，他推開七樓那扇突然出現、色澤和那把鑰匙一樣的厚重鐵門，跨入九月夜晚不尋常的細雨中。

手錶突然變得很沉。他低下頭，往海邊跑。

六十是個好數字。

2 七樓 2019/9/22 20:45

救護車及時抵達。外婆搭著男孩的肩，看救護車遠去。紅色的光閃著。

他果然回到-----或說到了，九月二十二日。很奇怪的，完全沒有分身的問題，或許這就是所謂「因觀測者強迫宇宙進入特定狀態」。薛丁格萬歲。

回家的路上，雨停了，外婆仍處於震驚中，手不停地抖。他只能一次又一次撫過皺紋糾纏的指節，直到外婆回到家睡著。

明明知道自己已經可以回去了，但這種歸屬感，處於另一個時空、好像一切都可以重新來過的歸屬感，很令人安心。也沒有人提到逃家的事，或許七樓的這個男孩沒有過分的愛吉他。

他想，就待著吧。反正也沒什麼好損失的了。麻煩的科幻小說情節啊，這比想想中的古典。男孩走上九樓，打開門。

既然都可以阻止那件事了，也就是說，吉他。

男孩轉頭，撥絃聲響起。生澀生澀的，但過沒幾秒，調好音後，那首 Heartbeats 迴盪在整個空蕩蕩的木頭地板。很溫暖的聲音，和聲也很乾淨。

Both under influence/We had divine scent/To know what to say/Mind is a razor blade

不可能，這個家除了外婆和他，沒人會去碰那把吉他，除非……

他走過木頭地板，襪子的溫度在上頭留下一個個腳印。他轉開門把，很輕，好像很怕裡頭的那個聲音跟著門把的嘎吱聲消失。

端坐在房間正中央，一臉陶醉的，是一個他此生從來沒看過的陌生男子。

難道他走錯地方了？男子仍然閉著眼睛哼唱著，完全沒有，或完全不想注意到有人走進來了。「嗨。」男孩轉身，試圖尋找聲音來源。

「呃，你是…？」

「猜猜看。」這時眼前那位突然睜開眼睛，微笑著。只有揚起一邊嘴角的笑。

「我不知道。外公嗎？」外婆形容過外公的笑容，而他感受到有又是那股似曾相識的安全感。

「就這樣吧。你是從九樓來的，對嗎？」

「……」

「歡迎來到七樓。」

「但我不知……這裡不是九樓嗎？或你是指……」

「沒關係，先坐下來。如果你想現在回去，走出門，走下兩層樓梯到七樓就好了。很簡單。但既然都來了，何不陪我一下呢？」他露出眼角的皺紋。

「陪你？」

「陪我聊聊。好久沒看到你了。」

男孩席地而坐，反正這裡是七樓嘛，有何不可？而且他還把吉他彈得這麼好。外公的笑容更深了。他開口，閉上眼睛。

「那是七十五年前的事了。」

3 回憶之一 七樓外公的回憶 1944-1945

那時候，日本的海軍簡直就是在亂來。

雖然之前日本因為零式戰鬥機的關係曾經略勝美軍，但在日本人奇怪的升遷制度、民俗風情、不可抗力因素、種種歷史……我也不是很清楚，不過，日本軍方好像在原地踏步，美國人理所當然地就追上來了。

追的速度驚人。他們甚至創造了巡航速度是零戰兩倍之多的 P51。

而且在之前，日本軍方就都把優秀的資深飛行員幾乎消耗光了，等他們回過神來，日本的海軍實力早就差了美國一大截。

1944 年，「特攻」這種毫無人性的作戰方法產生。我就是在那種情況下加入海軍的。那時候我十八歲，大我兩歲的哥哥在兩年前也加入了海軍。

家裡原本是做生意的，家境不錯，不過因為一些貨物和財務管理的糾紛，家裡頓時欠了一堆債。父母也因此吵了很多架，差點離婚。但我反倒覺得，離婚對母親來說是比較聰明的選擇。父親喝醉時會打她。

中學畢業，我到家裡附近的工廠去實習，因為在校成績不錯，老闆答應我，我退伍回家後會留一份工作給我。我很喜歡那個老闆，胖胖的，留著小鬍渣，他的女兒也很可愛，在我休息的時候會端茶給我。我們偶爾會聊天。

可能是為了逃避家裡那種淒慘的氣氛吧，尤其在哥哥走了，然後寄回一封遺書後，每天看到母親的手都在顫抖的那種感覺，真的很挫折，我都沒辦法好好回報母親。父親仍然很自私的繼續喝酒，這時的我已經放棄勸說，唉，真的是……

咳咳，言歸正傳。

我加入海軍後考上飛行員，接受了為期一年的訓練。教練看著我們進步的眼神都很奇怪，直到我收到那張通知。我理所當然地圈起志願參加那個選項，天曉得不圈會發生什麼事。但我還是得努力控制住自己不要胡思亂想，不然真的會哭。

畢竟，有哪個正常人在正常的情況下會自願參加特攻啊。

你會說，那是勇敢。但我想，在那種接近洗腦的狀態和在對權威的恐懼之下，圈起另一個選項的人，才是真正的勇敢。

我穩住手，在隔天也和同隊的隊友一樣，寫好遺書寄回家。但聽說軍方會檢查遺書，所以大家都寫得很官方。但我想家人應該看得出我並非那種狂熱的愛國分子，還有母親會看出我對她的抱歉和思念。

我在想要不要寫幾句話給工廠老闆的女兒，謝謝她的茶。但後來想說算了，她應該也不記得我。我謝謝工廠老闆對我的賞識和關照，也祝他女兒一切順利。

我已經忘記那時候是怎麼捱過那幾周的了。每天還是早上起來看黑板上有沒有自己的名字，如果沒有，那就可以稍稍安心的去吃早餐。看到早上還一起同桌吃飯的人，到了晚上位子就空了的那種心情，真的很沉重。但大家都麻木了，也因此到了我最要好的朋友要出發的前一刻，我才真正感受到那種沒有未來的絕望和故作堅強。我們擁抱。

「要記得我。」我跟他說的最後一句話。

「會的。」他咬著嘴唇，好像要說什麼很重要的事，但又吞了回去。大家都在等他。他塞了一張折的很整齊的紙到我手裡，轉身，瀟灑的跑向他在跑道另一頭的飛機。

當天沒有飛機因為技術問題迫降，維修員都鬆了一口氣。

這也代表全體陣亡。

那天晚上，我打開朋友給我的那張紙。是封信，給他家人和可能是未婚妻的人的。上面的字有一半是暈開、模糊的。他請我把這封信帶給他的家人。

我終究還是哭了。隔天早上看到兩天後特攻的通知，腦袋一片空白。

就這樣結束了啊。

我在最後一晚跑到後山去看星星。星星很亮很美，樹葉的沙沙聲也格外悅耳。以前父親會在周末帶我們到山裡的小溪去玩，這天的小溪聽起來就跟那時一模一樣。

隔天早上，空洞的精神喊話後，我坐上飛機。沒人跟我道別，我反而鬆了一口氣。

起飛後，我最後一次回頭，看著基地還有後面的那座山。接著我清空自己，準備盡身為軍人的最後一個本分。最後一次服從。

默默地和母親道歉。

當我轉動方向盤時，發出了很不對勁的喀拉一聲，接著我聞到很重的機油味。發動機出問題了。該準備迫降。

我那時還沒意識到這代表著什麼，腦子裡想的全是那成堆的炸彈，只要稍不注意，他們就會爆炸。這會讓我死得很沒意義。

之後是一片模糊。我順利降落在最近的基地，幾個月之後，戰爭結束，我回到老家，找到朋友的家門。

來開門的是工廠老闆的女兒。

「請問是藤木小姐嗎？」我問她。她可能是我朋友的親戚之類，他們同姓。

「是。」她說，好像大概猜到發生什麼事了。

「藤木先生他……」

「我知道，把信給我吧，然後請你離開。」她快哭了。

我把信遞給她，轉身。

我沒猜錯，她不記得我了。

4 插曲 2019/9/23 00:00

「為什麼要突然講這些？」

「沒事啊。」微笑，眼神銳利。

「但這實在很……」男孩找不到適當的形容詞，扭著衣角邊緣的車線。

「要喝茶嗎？」七樓外公，姑且就叫他外公吧，走到廚房。他跟過去。

水槽左上角仍有那個缺角，角落黑黑的。熱水器在瓦斯爐旁邊，老位置，用舊

茶壺去盛水時墊在下面的毛巾邊緣磨損。外公似乎很喜歡這裡，看到一個幾個小時前還不存在在他生命中的人對他從小待到現在的地方這麼熟悉，真的很詭異。

更詭異的是男孩竟然開口了。不知道是出自於某種想回應剛剛那些回憶的、單純禮貌性的對話往來，還是在這種氣氛下，他不得不開口。男孩啣了一口茶。

「現在應該不會太晚吧？」

「我永遠都不會嫌時間太晚，尤其是有故事要聽的時候。」

「那就這樣吧。」

5 回憶之二 男孩的回憶 2009 某月某日

你應該還沒聽到我是怎麼上來這裡的吧？

總之我離家出走，回家後沒帶鑰匙，下樓去跟大樓管理員借鑰匙的時候看到那則新聞……就來到這裡了。應該要很开心自己阻止了一場災難才是，但現在我只覺得很累。

來談談我過夜的那棵樹。

幸好那天天氣好，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該去哪裡。

是十年前的事情了，說起來好像也是很一般的家庭糾紛，但我那時候真的被嚇到。是阿姨第一次開口罵人，從此之後我再也沒見過她。有人說，那天晚上她帶著表妹開著外婆的舊車，後車廂只有一個裝滿衣服的紙箱。

「不要以為家裡有錢就可以這樣！」外婆的臉是紅的，那時候她手的皺紋還沒那麼多，握得緊緊的。

「我……」阿姨想開口，我在她開口之前第一次不顧一切地衝出家門。

當時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公園裡的那棵榕樹。

我記得幼稚園到國小三年級之間，每天放學寫完功課外婆都會帶我去那裏玩，就連很熱很熱的仲夏，頂著大太陽、蟬鳴，我都還是會去那棵樹底下吹泡泡。外婆在旁邊跟人家很開心的聊天。

榕樹的根很錯雜、很粗，也不像現在的行道樹被鐵欄杆燈條之類圍得緊緊的。它就是很親民的杵在沙地上，某些特別好爬的枝條被磨得光滑。我當時很喜歡那種觸感，外婆偶爾會把我抱到樹幹上去坐著。小時候覺得雙腳離地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就算只有幾十公分，還是有種到了另一個世界的感覺。

那個，抱歉，回到那天晚上。

我低著頭跑，很自然的就循著記憶來到那個公園。左腳踩上樹根，右手抓住那個枝幹，登上枝極間的小平台，剛好夠我一個人坐著，厚厚深綠的葉子蓋滿整個天空，我雙手放在後腦勺，躺下。剛開始，我就只是看著縫隙間露出來的天空發呆，心想時間很快就會過去。

叩叩叩、叩、叩。鞋跟踩在沙地上，不知為什麼還是很堅決地發出了響亮的敲地聲。我睡著了，沒有再聽到腳步聲。

天空發白，樹下的板凳坐了個穿西裝的人。現在想起來，好像就是樓下的那個管理員。可能是外婆叫他來找我的吧。我乖乖的跟他走回家，外婆也沒說什麼，

拿了碗溫涼溫涼的蓮子湯給我喝。

我問她阿姨怎麼了，其實自己心裡有底。

「她想回家。」外婆淡淡的說。幾乎沒有表情，但眼睛濕濕的。

我不敢問外婆，這裡不就是她的家嗎？

直到我看到桌上那封信。

6 插曲之二 2019/9/23 01:03

「信……？」外公問，突然轉頭。「啊，妳……」

外婆從房間走出來，眼睛半閉著，撞倒茶几。外公站起來把她扶回房間。

「怎麼了？」

「作惡夢吧。畢竟今天，你也知道的。」

「驚嚇過度？」男孩有點懷疑。外婆有點消瘦，他現在才注意到她佈滿血管的腳掌。但他也鬆口氣，他覺得，在如此的掏心掏肺後還要跟別人討論自己的心路歷程實在很尷尬。

「嗯，可能吧。」外公有點心不在焉，杯子裡的茶潑了幾滴出來，在地毯上暈開。「你也該去睡了。」

「好，」男孩的眼皮很沉，「晚安。」

「晚安。」

7 阿茲海默 2023/7/4 16:58

「她今天還好嗎？」男孩問站在外婆輪椅旁邊的年輕護士，她的名牌很反常地寫著一個日本姓氏，男孩印象中好像在哪裡看到過或聽過。

「今天很好，應該可以去院子裡走走。你要陪她嗎？她最近有點安靜。」

外婆看著照護中心窗外的某一點。

「當然。」男孩覺得，像這種過度清潔、刻意寧靜的地方，混著消毒水味道的空氣過度厚重飽和，進入鼻腔後有催眠效果，讓氣氛已經很憂鬱的照護中心又添了一股昏沉的暮氣。他實在不懂為什麼外公執意要把外婆送來這裡。

三年前，他來到七樓，現在已經很習慣有外公的生活。他只是不太喜歡外婆有阿茲海默的這個設定。另一邊的外婆至少還能跟他開開玩笑。

「今天好嗎？」男孩問外婆，外婆仍直視前方。護士已經消失在轉角。男孩嘆了口氣，推著輪椅走到院子裡。

院子裡種了棕櫚樹，在海風中搖擺。他想，外公去當兵的時候，應該還沒認識外婆吧，要不然看著這麼藍的海，外婆心中肯定是有些不捨的。

陸續又有些親屬推了家人出來透氣。他們在外頭待了一個小時之後，外婆睡著，他才站起來走進醫院把外婆交給護士。

「妳的名字是藤木？」

「是啊。」

男孩突然想到外公老闆的女兒。「藤木？妳的爸爸該不會就是那個……？」

「怎麼了嗎？」

「沒事。抱歉。那我先預約下次的時間？」

「好，跟我來。」

十分鐘後，男孩走出大門，深吸一口氣，走回家。

外婆在住院前一直說廚房很亂，偶爾還會發脾氣。

今天晚上來整理廚房好了。

8 圖書館 2025/9/20 15:26

「我好想吃蘋果派！」藤木突然在圖書館裡小聲說，男孩連忙噓她。

「現在在念書欸，妳，唉，先別想這些啦。都幾歲了，到底為什麼會突然想吃派啊？」

實在很難接受藤木是他表妹的這個事實。

藤木說，那天她媽媽帶著她坐上車後，到了另一個城市，很奇蹟的就找到地方住了下來。房東人很好，也不太要求她們母女每個月繳租金。她是那種送個盆栽給她就會很開心的那種老太太，挽著髮髻，養貓。(男孩對貓和盆栽過敏，不予置評)會叫藤木多少也是因為她的外婆是日本人。男孩問她，這樣不會有法律問題嗎？藤木回答，她就跟同學說她姓藤，叫木倩。

男孩抬頭，揉了揉眼睛。不對啊，那個身影，兩隻手都帶了手錶，禿頭。可惡。

「我去一下廁所，」好老套的藉口，但每次都很有效。

「好。」藤木把耳機塞回耳朵。男孩起身，側身鑽過成堆的木椅。

「嗨。」管理員摸摸禿頭，開口。「這幾年過得如何？」

「很好啊。」男孩吞了口口水，「但是我很想外婆。」

「其實我來，是要跟你說，」管理員看了一眼手錶，「是時候了。」

「時候？」男孩想起五年前管理員意味深長的「她」。

「明天晚上。你要知道，她本來是不應該存在的。和你外公參加的那場空戰有關，會有七樓這個斷層，也是因為那台飛機迫降。」

「多重宇宙？是因為選擇的關係嗎？薛丁格？」男孩有點激動。他是物理系的。

「類似，但我也覺得這個機制很奇怪，到底，活下來錯了嗎？」

「不是活下來的問題吧，」男孩說。「所以，她？手環？」

「不一定要手環，總之，明天晚上。你有一天多一點的時間考慮。」

「考慮什麼？」男孩心裡涼涼的。管理員的語氣不太對。

「要不要把她推下去。找個藉口吃晚餐，吃派，很簡單。奇怪，她上次想要的是轉角那家店的手環。」

「推？」喔，不、不。

她不該存在。

「如果我不推她，」

「如果你不推，就會再創造一個七樓樓梯間，再創造一個管理員，像我，」管

理員把手插進口袋，「像你。」

「我們？」

「不，應該說是『我』。」

「我真的沒辦法。」藤木還在看書，眉頭微蹙。男孩終於知道為什麼那時候外公會跟他說工廠老闆的女兒很可愛。

「你有勇氣不推嗎？」

就像外公的戰機一樣，當然沒有。

9 尾聲 2025/9/21 11:30

當他開口問藤木要不要來家裡吃派時，藤木用很藤木式的笑容爽快的答應了。

「好啊。」外公和爸媽今天剛好要去看外婆，男孩說他有事。

七點開門，派剛烤好。很濃的肉桂味從廚房飄出來，「好香！」

果然是藤木。她穿著一件黃色的碎花襯衫，很適合她，男孩拿出派，一個裝滿甜椒、雞肉，用百里香調味，有點冷掉了。另一個是蘋果派。

男孩一直心不在焉，藤木還是很開心。

直到男孩開口，他覺得他有這個義務要告訴藤木。

藤木突然微笑。「我知道，你就別擔心了吧。」

「你是我表妹欸。」男孩開始辯解，又想到自己的立場很怪。

藤木解開袖口的扣子，露出一道淡淡的疤痕。「我會沒事的。倒是你，到底是誰？外公不肯告訴我，他只說，這次會有點不一樣。」

「妳？」到底還有誰是知情的？天啊，男孩突然覺得整個世界都在耍他。誰知道那天的新聞會不會是真的？管理員又是誰？他甚至懷疑，到底七樓存不存在。

「今天的天空很美。」藤木走到窗前。男孩拿起吉他，開始撥，調音。

「的確很美。但我更喜歡海。改天帶外婆一起去看海，好嗎？」

「好啊。」

和弦很乾淨，男孩哼唱著。Both under influence, We had divine scent。

藤木接著唱，To know what to say, Mind is a razor blade。

接著她走向窗台，看著外面。

「再見了。」藤木拉著手腕上唯一的手飾，用緞帶編起來的翠綠色珠子。

然後她墜落，淡出在黑暗和燈光中。

所謂的勇氣，究竟是忍住不拉她的手，還是從一開始就不該試圖改變一切？

太遲了，男孩走下樓，篤定的抓起桌上的領帶。

叩叩叩、叩、叩。

這裡註定就是他這種人的起點和一切的終點。又是那股很重很重的，下雨的味道。